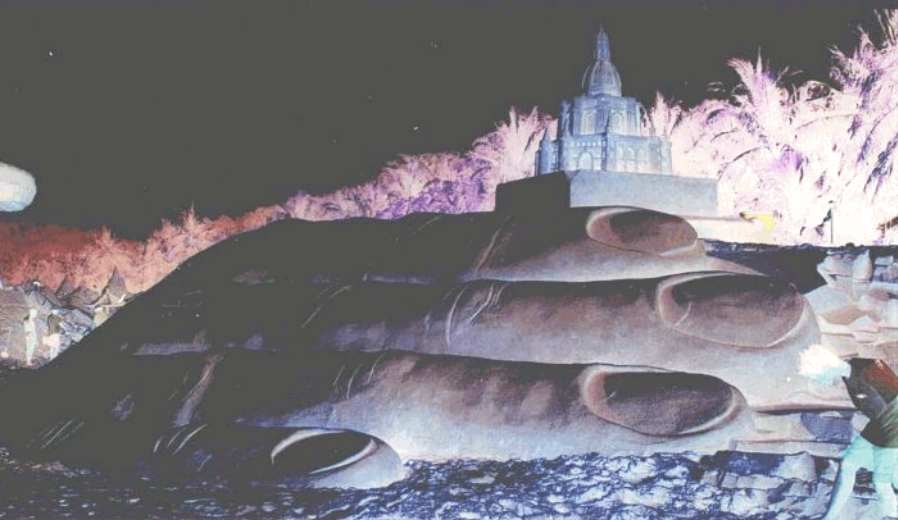


海边文丛·小说卷



流水的方式

商 略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PDG

流水的方式

商 略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LIUSHUIDE FANG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水的方式/商略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1

ISBN 7-5059-3493-7

I. 流… II. 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227 号

书 名	流水的方式
作 者	商 略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刁小林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舟山市定海同润图文印刷中心
开 本	850×1168 大 32 开本
字 数	230000
印 张	10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493-7/I·2664
定 价	19.2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自序

一本书没有序，就像一个人没有眉毛。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东西看上去没什么用途，但如果真的不存在了，便会使人无比别扭，这种“无用之用”正如小说，没有了小说，我们的生活想必会无趣得多。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反过来说，一切小说都是历史。小说比史书更真实。这是我对小说的看法，因为史家，尤其是那些拙劣的史书写作者，总是把历史上最真切的部分删去，留下一个粗糙轮廓。而我们今天的生活，也难免被未来的史家删减得只剩下几条丑陋白骨。

这本书写的是一段久已逝去的陌生日子和一群久已消失的陌生人，这群人以他们的徒劳为历史留下斑斓的色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堕民”，这个名字访诸今日的父老还能脱口说出，我的母亲就曾告诉过我一个名为“西方”的村子，昔日曾聚居堕民。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影子，在如今他们的后代身上已经了无痕迹，但对我来说却一直难以忘记，每次回乡路过这个村子，似

乎总能听到一声无奈的叹息从历史的深处传来，令我遍体生寒。

我虽然对墮民作过细心的研究，但小说并非只到再现他们的生活为止，也就是说，小说写的虽是历史，但它并非历史小说。我的兴趣可能还要更宽泛一些。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虽然已经创造出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财富，社会分工也比过去复杂得多，表面上看越来越丰富多彩，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走向单一，大家在同一支曲子的催逼下用相同的步法兴高采烈地跳着同一支舞，并以此相互炫耀。两千多年前，人们向往着大同社会，如今社会生活已走向大同了，但我总觉得这种形式的大同与期望的有所差别。过去我们是怎样对庄子反对使用轳轳嗤之以鼻，但如今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得不对过去的嗤之以鼻嗤之以鼻，不得不对庄子的态度深长思之。我想逝去的时代并非只好用来抒情。这是我不用写历史小说的方法处理历史题材的原因。

第一卷

梅
雨

—

这段日子里，鼓王崔训正这个传说中的堕民突然从传说背后跳了出来，始宁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关于鼓王崔传说的文章，有些地方还准备为他立祠纪念，只是报告一直未获批准。一些姓崔或姓冯的人纷纷寻找证据企图与传说拉上一点关系，有人公然声称在自己家里找到了鼓王崔或与他有关的人物的遗物。当然，在此之前，始宁百姓眼中崔训正这一名字，就远比王充、嵇康、谢安、谢灵运乃至马一浮、竺可桢之类始宁历史名人响亮，但现在这个人之所以忽然如此受到关注，起因却是我和依影的一次闲聊。

鼓王崔的故事在始宁县历久不衰传诵至今，你只要到始宁，随便逮住一个本地人，他就会告诉你鼓王崔斗鼓失败的传说。始宁县有三个人物的传说妇孺皆知，罗隐徐渭鼓王崔。罗隐本是真命天子，后来被上天换了骨头，做了一世乞丐，只有他的“圣旨

口”，在换骨头的过程中因牙齿叩在马桶沿上没有被换走。这是一个关于误解的故事。罗隐幼时，庙里的菩萨见了他都要站起来，他的奶奶肉眼凡胎看不到菩萨站起来的现象，便将鸡蛋置于菩萨膝上，罗隐经过，鸡蛋就滚下来了。这位老人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告诉她孙子的前程不可限量，就坐在灶下，一边用吹火筒敲灰沿，一边数说受到左邻右舍有失厚道的种种待遇，并使用了“一遭”“两遭”这数量词，结果灶神菩萨饱受吹火筒击打屁股的痛楚之后将“遭”字误听为“刀”字，而且漏听了老人对罗隐的最后告诫：“你若有出头之日，千万不可学邻舍，要忠厚待人。”所以灶神十二月廿三上天时奏告玉帝罗隐一家人的不良居心，终于导致了雷神下界换骨的后果。至于罗隐的奶奶在告诫孙儿之前为什么要历数邻舍的劣迹，这是我所不理解的。罗隐的结局具有黑色幽默的性质：某日他与舅舅避雨于岩石之下，说：这岩石突出，要掉下来压着我们的。舅舅知道他言必有中应验如神，即劝止他不要说这种不计后果的话。罗隐宽慰舅舅说，不要紧，压着了我们可以变成蟹爬出来。现在始宁人都说蟹是罗隐和他的舅舅变的。在这类传说中，罗隐用他的圣旨口改变了许多习俗和自然规律，变成现在这种状况。

另一个传说人物是徐文长，关于他的故事，现已有多种出版物发行。这种出版物与流传在始宁一带的传说中的徐文长的区别在于：出版物讲述的是徐文长惩恶扬善的故事，始宁传说中的徐文长则愤世嫉俗，对任何人都要使用他的促狭手段。徐文长的故事不是关于误解的故事，而是关于恶作剧的故事。

第三个传说人物就是鼓王崔。

这三个人物的传说的共同点是他们历史上都确有其人，而且都是悲剧人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小故事往往有大量附会成

份。它们的区别也很明显，罗隐是黑色幽默故事，往往产生不利于自身的或者歪打正着的后果。徐文长则诙谐聪明，老谋深算，料事如神，每战必胜。这两者与历史上的唐末诗人罗隐明朝书画家徐渭并无必然关系，大多是将一些滑稽故事用削足适履的方法套在他们身上，而且有传说罗隐若应天命做皇帝，徐文长是他的军师，那么罗隐究竟是不是唐末的罗隐大可怀疑，并且在绍兴以东地方的一些民间故事书中，一个事迹类似徐文长的传说人物的名字叫“罗懿”，也有写作“岳懿”的。这不是我要讲述的内容。与这两者不同的是，鼓王崔的故事更世俗化，更具有时代和地域色彩，既没有罗隐故事的创世意味，也没有徐文长故事的市井特色，随意性不大，内容比较固定。

下面一段文字是引自《始宁县志·方技》：

崔训正，一名巽占，章镇赵宅人，堕民，善鼓，号为鼓王崔。崇禎癸未，迎伍君赛鼓，声绵远凄切，能泣鬼神，同镇冯姓鼓师闻而披靡，远走他乡。康熙十年之赛，二少年不知其所自来，携蛮鼓登船，声闻于天，训正委槌于地，曰：“吾道休矣！”训正后不知所之。顷爆竹引燃神幔，伍君及娥帝船均焚如。

这部县志编于光绪年间，行文严谨，考证翔实。可是“后不知所之”这句话显然不确。在“风俗”编中述及的赛鼓是在五月初五迎伍君时，而在这部县志的“灾异”编中，又出现了鼓王崔，从下面引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至少这年秋天，鼓王崔尚未“不知所之”：

康熙十年辛亥自夏徂秋不雨，四郊尽赤，兼以蝗虫
暨害稼穡，几无遗粒。知县刘作梁步祷三月……时赵宅
请灵霄菩萨祈雨，崔训正为之鼓，为奸人播弄未克尽
职，旱象逾炽。时岁冬细民登山采蕨，不啻万计。是亘
古奇荒也。

假定鼓王崔后来确如县志所说“不知所之”了，其原因显然
不是迎伍君斗鼓失败和火灾，而是祈雨时发生了差错。这两处记
载中含糊其辞的地方，如“二少年”其人，“为奸人播弄”其事等，
在民间故事中却叙述详尽，说“冯姓鼓师”是鼓王崔的师弟冯化
生，“二少年”即是冯化生之子。传说还认为，这两个神秘人物就
是为报仇而来的，终于在赛会上击败了鼓王崔。而且鼓王崔并没
有失踪，他老死在章镇。县志之所以这样说，大概编纂者觉得传
说不可凭信。

这两个少年所拥有的“蛮鼓”，是我和依影那次聊天的内容，
没想到这会触及历史的敏感区域，惹恼了历史，至今想来，犹使
人心悸不已。

将山处在会稽山脉和四明山脉之间，方圆数十里，它的西边
就是著名的东山。“东山再起”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其实将山也
与谢安有关。这种关系不外乎这位东晋大功臣曾在此练兵点将
之类，并无必要深究。我记得老一辈人经常谈起，将山脚下原来
有座土地庙，供奉的是山西人张殿。清朝康熙年间，这座山草木
茂盛树林郁郁，人迹罕至，是狐兔的乐园。章镇虽近在南麓，但猎
人樵夫从不敢翻越，因为传说山中有大蟒蛇。

1678年始宁把总张殿追查海贼曾深入到将山之中。这年初

秋，张殿带着一名长随和几个捕快到章镇，在谢家吃饭。炎热的天气使他汗流满面，所以他一到谢家来不及客套就嚷嚷要用井水洗澡。张殿的大嗓门和难懂的山西口音使主人谢竺很不舒服。谢竺小心地问张殿光临章镇的原因。张殿鄙夷地笑了笑，将右脚搁在桌子上：

“他奶奶的，不是抓贼还有什么事？”

他用手指点着几个属下，又说：“如果没有我们，你这么好的房子，”他四面张望着做工考究的门窗、廊柱和楠木家具，“早让强盗给烧光了。”

谢竺苦不堪言地陪着张殿高谈阔论，他们之间语言上的障碍使谈话显得极不和谐，为了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反变得辞不达意。这种莫名其妙的交流使张殿很不耐烦，他说：“你这口吃是怎么落下的？”

谢竺回答说：“没拉下，没拉下。那天我们都逃走了，谁也没拉下。”

这句话张殿倒听明白了，因此反而更莫名其妙：“逃走？为什么逃？”

“贼寨呀，我们在将山发现的贼寨。我们去灵霄庙时，看见一个胡子拉碴的人在树林里探头探脑的，就都逃回来了。这地方上不太平。”

张殿“嗯嗯”了几声，正要继续关于口吃的话题，他手下的捕快意识到职责所在，将谢竺的意思向他复述了一遍。张殿突然跳起来，撞倒了太师椅，但他已没时间扶起来，大声嚷道：“赶快赶快，上将山去，他奶奶的，你怎么不早说？”

谢竺苦苦劝他稍事休息，至少先吃了午饭，因为打强盗要力气，不能饿着肚子上阵，况且那强盗至今未曾为祸地方，军情并不十分紧急，把总大人剿贼心切，是爱护治下子民，但同来的军

爷虽与大人心情一样，而且都能一以当十，毕竟没像大人这样神勇，须吃饱了饭方能显出一身本事来。张殿听他鸟叫似的话也有点道理，只好坐下来等待用饭。

下午未申之交，酒足饭饱的张殿带人冒冒失失地上了将山。这是一次困难的跋涉，他们不得不用腰刀披荆斩棘。酉时初，张殿决定返回章镇，他已窝了一肚子火准备对谢竺发泄。这时，他们发现左近林子里升起了炊烟。

一个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老人从一间破茅屋前荒秽不整的院子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看见张殿等人，疾忙向斜刺里逃走。张殿正待带人追捕，却见他又回头奔入茅屋，携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出来，苦笑道：“你们终于找到我了。”

张殿抓获这名案犯，得意洋洋地率众下山，这时他心里已在感激谢竺给他的立功机会，并准备为谢竺请功。他倒不担心这倒霉蛋不肯招认，他至少有十九种方法让人就范。在下山的路上他们遇到了谢家的轿夫，这轿夫神色惊慌举止张皇，气喘吁吁，因此他带来的消息在张殿听来断断续续像一阵接一阵的大风。在捕快帮助下才艰难地弄明白他所追捕的海贼已啸聚成群，正奔赴章镇劫掠。张殿即率人来到章镇。此时他表现出罕见的英雄气概，《始宁县志·名宦》叙述说：“康熙十七年七月，海贼掠村落，殿命妇女避入土城中，而独与仆操刃挡之。贼至，蜂拥欲入，殿奋击之，手刃数人。贼相顾错愕，以刀环斫。相持久之，殿力屈，与仆俱被害。”

这是一次匆匆忙忙的抢劫，但海贼的凶恶残暴及其造成的破坏使此后的章镇一夕数惊。这一混乱局面让那一老一小得以被人不问不闻地在章镇安顿下来。人们在发现失去了多少邻居和多少财物的同时，竟没有顾及褐衣鸠面的老人和他的时刻不

离左右的小孩的出现。

罗虎是唯一知道这位老人的本来面目的人。第二年春天，罗虎正准备撑竹排将一些土特产运出去，他雇佣这为人打杂的老人搬运毛笋、霉干菜、竹器时，认出他正是自己失踪多年的岳父鼓王崔训正。那天谢竺带人去请灵霄菩萨祈雨，鼓王崔出于对自己击鼓技艺的怀恋，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窥看是谁在为这次请神击鼓，没有想到因此使他重返红尘。几年时间，鼓王崔已变得苍老不堪，面目全非，人们已认不出他了。这时的罗虎依然是单身一人，依然以撑竹排为业。

鼓王崔告诉罗虎，康熙十年之后，他在外流浪了三年，遇到战乱又转辗逃回始宁，后来就躲在将山中结茅而居，靠卖柴糊口。他遇到的战乱是三藩之乱，当时浙东应者云集，攻陷了诸暨、嵊县、新昌，1674年11月越地之乱才平定。鼓王崔像无头苍蝇团团乱逃，终于又回到家乡。

此后鼓王崔以做小本生意为生，货物的来源是他的女婿罗虎。罗虎每次采买了货物回来，总要带着崔训正的定货到崔家。翁婿两人坐在昏暗的松枝灯下怀念着崔训正的女儿俊娘。这是一段混杂着灰黯和温馨的日子。他们往往一声不发相对枯坐，一坐就是半夜。罗虎曾多次问起崔训正抚养的孩子是谁，崔训正只是笑笑，不作回答。因此罗虎心里结下了一个疙瘩，因为他与俊娘最终没能成婚，而崔训正没有儿子，只有俊娘一个女儿，这孩子的来历自然非常可疑。也许是在路上拣的吧，或者是一同逃难的朋友的遗孤，罗虎有时这么想。

关于鼓王崔的这段经历，并没有以传说的方式流传民间，它一部分来自于一部名叫《质园私语》的奇特的手稿，大部分则在乾隆版《野居杂识》中。这两部书是依影后来编缀鼓王崔生平的

依据。

二

六月份那场绵绵霪雨来临之前的那个虫豸飞舞的傍晚，西天大火般熊熊燃烧的晚霞被一片片支离破碎的黑云涂抹得鲜血淋漓。我坐在曹娥江边的青石板上怀念一段已经杂草丛生的陈年旧事。这段曾烙痛过我幼年心灵的往事被偶然从记忆之河中打捞上来，犹如在黑暗中划亮一根火柴，照亮了充斥着木结构黑瓦顶破楼的古老的江南小镇。

我匆匆赶回老家章镇，是因为我的不可告人的私心。自从与顾左深谈之后，我就开始为实现那个渺茫的目标准备。我们都知道这多半是徒劳，虽然顾左说一切都是可能的，但这种异想天开极其可笑，谁又能从记忆中分离出什么来呢，何况像我这样一个漫不经心从不关心过去甚至也不关心现在的人？我只是想，生活中如果不徒劳，我们又能干些什么？

依影是一个只关心过去的人，她其实就生活在过去。这是她学历史专业留下的后遗症。她爱好历史完全出自对大学时代的怀念，准确地说，是对大学时一位名叫石鲁的英俊助教的怀念，所以她研究历史的风格也与石鲁如出一辙，涉猎广泛一无精通，芜萃杂陈兼收并蓄。她的这种茹毛饮血的方式使我深受诱惑欲罢不能，她的层出不穷混淆了时间和空间的历史事件像灰尘一样充塞着我们之间的每一次交谈，使我也感染了同样的毛病。

几天前，依影用一种炫耀的口气说她将把她最宝贵最秘密的东西出示给我看。当我费力地移开她那口塞满了人类奋斗历

程的旧书柜，掀掉简陋的棕绷床时，一个直径大约一米、铜绿斑斑笨拙无比的金属疙瘩就露了出来。我屈指敲了一下，发出沉闷的声音。

“藏那么好干什么，你的破房子哪一个贼肯屈尊光临？”我抱怨着动手把这个金属疙瘩掀起来，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缎面或者黑漆的盒子，但什么也没有。我失望地直起腰说：“你给我看的就是这个东西？难道它是商朝的青铜器？”

“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酒杯。”

“谁喝这么大酒杯？难道是牛？”

“这算什么？这是夸父的酒杯。”这时，我开始感到头晕，因为我忽然觉得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陌生人，而本来当这种“大酒杯”出现时我边上应该是另一个人的。我一遇到这类似乎时空错乱了的情况总会头晕。如果有什么忽然使生活显得很复杂，你能不头晕么？

依影说这是铜鼓，产于云南广西地区，迄今为止出土的总共才1360多个。“而我就有一个！”她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神态，仿佛在说周王鼎似的，并不觉得1360是个四位数。

我可不是那种容易被唬住的人，“我早就看见过了，”我不屑地说道。我确实曾看到过这类破玩意儿，其实一看到这个金属疙瘩，我的记忆之弦就被拨动了。此刻我的记忆之门被无声地打开，那段已被我遗忘的往事纷纷长出嫩芽开始复苏，如阳光驱散了浓雾，那个梳羊角小辫的楚儿，面容冷漠神情紧张的楚儿，曾一度使我辗转反侧寝食不安的楚儿，从逐渐稀薄并且消散的时间之雾中显现出来。我茫然地望着这个丑陋的铜鼓，用一种陌生的声音说：“我小时候就看见过了，它比这个漂亮，还有划船的花

纹。”

“那是石寨山型铜鼓啊！”依影惊叹说，“那是最漂亮的铜鼓，它在哪儿？现在还在吗？”

我心烦意乱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对依影那种过份夸张的激动感到滑稽可笑。文物走私、收藏、考古什么的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只对灾难有兴趣，因此我其实是一个悲观的冷眼旁观者，对热情敬而远之。在我看来，人类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摆脱灾难的方法有两个：一是绕开这个世界，包括不进场和中途退场两种方法，二是把灾难当作生活本身，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对它另眼相看。依影的铜鼓使我想到了灾难，它展现在我面前又使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威胁，这是由楚儿引起的。

二十年前，我和楚儿都还不到十岁，整天形影不离，出没在章镇的大街小巷。在那么多玩伴之中，我们是独特的一对，我已忘记了是什么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当我们不再满足于局限在小镇的探险时，开始跨越小镇和农村的界线，来到赵宅。那是一次惨遭失败的长途跋涉，我们在赵宅村口遇到当地一群孩子的袭击，他们高呼着“打倒镇里人”的口号，将泥块石子雨点般倾泻到我们的周围。我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终于逃进了将山脚下的一座颓圯已久的灵霄庙里。

我记得那时我们并没被击中，但由于过于狼狈，进了灵霄庙以后我们四目相对满怀委屈地哭了。我想我们肯定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了，根本不知道将山的南麓就是章镇，可见那时我们在镇上的所谓探险是非常狭隘、混乱、草率、粗